



歸正漫錄

全

口仁13  
926



門口白3  
號926  
卷

安井真祐先生著



# 歸正漫錄

東都書林

玉山巖



歸正漫錄

歸正漫錄 安井真祐撰

原焚曰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  
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存心也孟子  
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及其事而無愧  
之謂余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會  
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  
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為養死欲以為禮余  
今也生無以為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為禮而又焚

歸正  
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入乎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大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尚未足為孝然  
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  
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慎終追遠則  
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  
弊惟不棄為葬焉也弊蓋不棄為葬狗也孔子貪  
無益于其狗死尚與之席聖人之于物亦且致其  
及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于凍餒  
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後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

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大馬也遠矣嗟夫焚事  
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凌遲  
而絕之人類也奈何未代不知其故反奉凌遲惡  
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破子  
者胎必傷杖生者尸必痕天地之使人重其生也  
竟昏而憂冥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死  
也立華表而為神道陳玄輿而設偽物登途輟遣  
學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安其若  
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柳過者褫魄是所謂女界  
耶方其熾焰反被盜罐筋骸縮胎至有起而蹲者

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為之於汝少年  
柳嘗純言之雷公之書炮灸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  
性而今執者晞薪煨燬橐而鼓之務樂其事靡遺  
餘力父母之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  
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  
教也彼善為祝而善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  
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云我善為祝將  
徂而為水仙而第溺之毋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  
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為薦既已焚而棄  
之方且作無用之蠶語以為祝其果信乎生受離

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々從事于無有所  
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餼而問無齒決其不情  
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秘閣聞談有鄭氏張福詮  
者貴糶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識曰  
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矣不以是  
知焚事之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欤易曰敦艮  
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入歸厚必自入  
倫始人倫之切莫如喪祭而顧可為畧耶藏千金  
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  
敬况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為天下玉棺是則

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  
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  
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只能遺刑乎則波旬  
之叫哭文珠之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為焚事  
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願孫蓋亦為之却慮而  
滯思邪雖然流俗之為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  
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  
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而顧佛者何為忠孝既昭三鶴自映碑誄雖崇無

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  
示叶吉而反為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  
盍亦為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指壙  
厚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失其處  
而又為之法度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說陰  
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曰自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  
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冬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執者矣夏夏父弗忌獻逆祀  
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

焚煙徹於上謂已塋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代楚其  
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  
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  
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  
之于平蕪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  
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  
陳良等所以古人以焚尸為大戮也列子曰楚之  
南有火火之國其親戚死死其肉而棄之然後埋  
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積薪而焚  
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

致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此時其風未行於  
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与死肉者同言之  
好學而後教者不能惑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  
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  
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羞惡之心充  
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人皆有辭讓之  
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道曰禮人皆  
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之其道曰  
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能者聖人  
者惟能充之不有以害之介故能充其惻隱之心

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為仁能克其羞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為義辭讓之心亦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為禮是非之意克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為智茲非甚難能也而人不之為者失於不能克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無欲害人之心而克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為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為以為之非義也苟能廣非義不為之心而克之則行一不義而

得天下亦真不為矣惟其不能克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戕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燭之寡及其<sup>克</sup>可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sup>克</sup>之可成江河大可以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持在克不克而已今夫執非有滯頑空有摩背脇而不知所為克也多矣嘗誡語果晨門荷篠此正今之所謂釈者流也方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夫人之荷篠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其素隱而託

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夫  
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  
應而植其杖以芸焉若人者固若漠然無入之情  
而不櫻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是  
為之拱而不去而夫人者果為子路一拱所動於  
是遽止子路宿至於殺雞為黍以餉而且見其子  
焉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絕無入情者也止宿  
具雞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  
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  
廢矣父子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

是生於世者顧得不櫻夫世而絕入之情乎此子  
路所以前告夫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  
亦見其所謂入之情者具在而未嘗茂故將使子  
路還告之以長幼之節與夫君子之所以仕者且  
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  
身而亂太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此夫子使子路反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  
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絕之前離別其說使聖  
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乎嗟使豚子猶食  
其死母乳鵠蒼蒼且借其死子懷父母之心物皆有



歸正  
之何至圓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入之情哉仁義  
禮智人之所以為人而神之所以為神者也今而  
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仁義禮  
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為智摩頂放踵以為仁往來  
間勞進旋退旅以為之義擊跽曲拳朝參暮拜以  
為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可得而廢也仁  
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絕  
其妻子賊其支體俵然以從事於外豈其不知  
愛哉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克余極於不能  
克猶失其類而况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克堯舜

歸正  
是矣極於不能克桀跖是矣克而不得其要殺者  
是矣故以堯舜之能克則為仁以桀跖之不能克  
則為暴而殺者之不得其要則為愚子曰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夫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  
者不好學也是故有不忍父之心而欲克之者必  
從堯舜而去殺者先王有不忍父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五十一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孤皆有常饋此不忍  
父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成矣均天下之田  
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安矣任天下之

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彘之不足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擯而弗之顧飢渴之不愧疾膏之不察而方且俵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為愚不仁也甚矣昔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而後教者不能惑也

諸理未而曰教者能伸說否所以齊宣思及禽獸為子輿氏之大痛也

鍾伯敬曰孟子一生精力自比禹治洪水只在

關楊墨而已韓文公自任道脈玄涯岸如在佛骨一表使人畏之曰是尚欲燒佛骨者此文接二公之心源矣

佛記曰其施之也博其求之也佛秋名曰鬻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詩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拘戾而不從之言也觀佛制字以一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營跌義可見矣佛曰吾道佛于人者也人曰彼之道佛於我者也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專佛款

以崇之而不得其嘉号，則轉其義以從嘉，嘉。《春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為覺，亦不知所以覺矣。

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為倍，後始經史從之。非也。宋子京既於國語音義正之。

落魁羅刹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雁爪，碧眼。与林邑為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三年，常駭使赤土至其國，野又夜又也。國在北海海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叉城，其人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蘓都匿亦有夜叉城。

城中有夜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閼祭之，或逼窟則相出觸之，輒死，曰：擲尸魄。其中博物志言蜀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日攫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叉窟。沈黎即今黎加漢源也。西番部落最切畏之，狗國即五代胡矯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頎所至此，類種種悉著絕域，見乃為異。今秋氏所繪以布流俗者，蓋以佛國与之比近，常所見今浮屠之為教，所可惡者最惡於以利言也。夫久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

而惡貪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令  
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與此者是  
故貪者莫不欲富也而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  
莫不欲貴也而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  
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  
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寧不可解而  
為佛者乃為姦偽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  
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吾業者則富非復貪貴非  
復賤而安且壽者非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  
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缸燒腕釘髀賤

身析嗣棄子攘灾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  
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為  
之然貪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  
以彼為非也彼姦偽者度知貪與賤病與死之不  
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為不可勘之說  
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業者死將得金  
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  
以其無從質故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就烏嶺  
驛使常至夜叉落利本乃二國而炮烙地獄正本  
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瑠璃碼碯第如華之產鉄青

獅白象橐駝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鮮驪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蠶擊鉞，俱其習俗。本然世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為詭怪之說，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憂百象而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年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与老子相出入。蓋北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為浮屠，厥後其

徒更相推奉，流傳而失實。今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際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執之議，惟不視其昏則已矣。程子有云：佛者直不必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昏，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隨植而示曰：是之下寶，審也。然後過者，捉足莫不徘徊，觀夫審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感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審之真，有無也。入滋不信矣。故予為之發，其虛審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堯孔之教，玄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

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太惡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  
之所憂焉者也庸情之徒易以誑惑而况樂因循  
而且子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首且此其教  
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閉以因循苟且為之德也  
障百川回狂亂君子曷勸心焉

陳明卿云只以平常必曉之理指示一番極力  
排詆及開發揮矣妙入道理之文是補昌黎未  
盡篇內舍衛諸國一段正是見曉者不若身歷  
勝敗者不若目擊

羅泌路史

致堂胡氏崇正辨序曰崇正辨何為而作欽闢佛氏  
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  
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世王而拜其師為  
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  
父母如怨仇則無惻憶滅類毀形而不耻則無羞  
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  
我者則不肖即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  
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肯違之而  
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  
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不憚

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欤豈特此哉人  
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  
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  
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不常道所以然  
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尽  
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  
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正  
善之德尽於乾坤也佛不知其尽而言天之上地  
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  
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

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  
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蝎等  
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  
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發空  
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  
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  
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不  
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  
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  
之人心不以為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

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闕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太明固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勇者亦從而思矣迫窮患害必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

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一足貴於是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群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欤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



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冊之迹著矣其源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飮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蓋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俵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

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且而動晦而息戴皇夫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誦張而相之扶而與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為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

若罪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  
良心陷僻乃至於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  
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  
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  
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右  
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俾  
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  
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日  
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弊也是故曼衍甘  
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

要以誓願託之國王率真劫以禍福苦樂而其弊  
久而益甚矣墨子兼愛其流無父錫朱為我其流  
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率樞福壽比之禽獸况  
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善源之所達而  
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  
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淫悖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  
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  
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  
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  
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

之意亦欲引人為善使人畏罪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於世而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劫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

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叱逐解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各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愚瞶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

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宗正  
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  
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  
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  
建矣

又曰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初非性也  
今秋者之論心僅及意耳其論性僅及心耳是自  
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於是以世界為  
幻以性命為欲以乘彘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淨  
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不足以開物成矜特

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為究極則非天地之純  
全中庸之至德也

又曰太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  
胡中桀黠詭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老莊言談  
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  
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從之者亦有以  
深動手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  
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為浩博連類以  
根塵六者反覆騰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

故君子曰若一一欲窮之未必能窮而先為所覆  
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  
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按其捷而剔  
其髓然後冰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為天下  
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又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悠之甚  
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  
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為君子儒無為小  
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  
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

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  
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者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者猶道路然何  
適而非道哉得道而忘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  
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察之孔業固難以  
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  
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  
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人枝流分列之弊豈可用也  
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  
鹿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枝禱祈醮齋之法沉

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奉道意以道為混淪玄妙有毛有知能與人真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欵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黃冠師資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習不亦惑哉

馬端臨曰按道家之術雜而多端先儒之論備矣蓋

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為而已而畧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乎推清淨無為之說畧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歛

冒以老氏為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即是數說者  
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為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  
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  
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竦養之說歐陽文  
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  
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為非山林獨善  
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于名教也至於  
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庸黃冠以此逐食常  
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  
患蠹未為甚鉅也獨服食符錄二家其說本邪僻

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吉張津  
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  
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以此敗人天  
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  
愈失其真矣

文獻通考

李泰伯潛書曰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此帥天  
下也佛之法曰必絕而親去而君剔髮而胡衣捐  
生以事我其獲福不知所止此獨何歟受親之體  
而不養於其側食君之田而無一拜之謁家有叛  
子而族人愛之邦有傲民而吏不肯誅以佛之主

其上也紂為諸侯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又曰有吏於人上者曰尔無為孽且伏大刑雖婦人  
幼子咸信而懼矣曰多賄予罪大不問天子必降  
誅時人將指而噬今浮屠之言曰人死則為鬼善  
有美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蓋少附於理若繼  
之曰修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弑君父亡所恤  
而王公大人及朋而和之何

又曰浮屠法其有功於茲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  
畎畝其痺則手於工足於商為有益於人而後食  
其報不然父母不得私其子放諸餓莩而已矣今

夫聞民童其首而衣之緇處之飽煖而安肆是有  
功於惰也古之教者曰天道福善禍淫今夫木僧  
張賊恤其謫之及乃美僧飯大佛屋謂之懺悔因  
施施無復色憂是有功於惡也宮室之度非財不  
後巨木丹碧庶人鮮或用淫巧無所彈其繩惟宅  
浮屠無藝不憚窮山裂石必致之淫巧日富焉是  
有功於末作且籠奇貨也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  
苦惡者懼末作窮奇貨賤是天下不可一日而無  
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

富國策第四曰古者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宅未聞



言也。今也。親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為緇焉。為黃焉。籍而未度者，民之為役者，無慮幾百萬。廣占良田，利宅，燉衣，飽食，坐談空虛，以誑曜愚俗。此不在四民之列者也。云云。欲歐緇黃，則莫若止度人而禁修寺觀。止度人則未度者無所待而皆罷歸矣。禁修寺觀則已度者不安其居而或罷歸矣。其不歸者，後數十年物故盡矣。如此則緇黃可歐也。第五曰：親老之弊，酷排者多矣。然以修心養真化人以善，或有益於世，故聖賢相因，重其改作。今欲歐緇黃而歸之，無乃已甚乎？曰：夫所謂修心化人者，

舍吾堯舜之道，將安之乎？彼修心化人而不由於禮，苟簡自恣而已矣。昔孟子之闢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今山澤之臞，務為無求於世，呼吸服食，謂壽可長，非為我乎？浮屠之法，棄家違親，鳥獸魚鼈，毋得殺伐，非兼愛乎？為我是無君，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况其弗及者，則罪可知矣。故韓愈曰：釋老之弊，過楊墨也。然而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則言之太暴。歐之亡，漸何者？飽食安居，其習已久，一旦斂數十力人，剋之，則驚擾甚矣。故前所謂止度人而禁修寺

觀者<sub>州</sub>而歐<sub>之</sub>之術也。緇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農夫食<sub>之</sub>女不知蠶而織婦衣<sub>之</sub>其害一也。男則曠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sub>淫</sub>濫其害二也。幼不為童長不為丁坐<sub>逃</sub>繇役弗給<sub>公上</sub>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患<sub>不</sub>施不患惡而患<sub>不</sub>齋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四也。誘<sub>入</sub>子弟以披<sub>以</sub>削親老莫<sub>養</sub>家貧莫<sub>救</sub>其害五也。不<sub>易</sub>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sub>數</sub>踣<sub>掘</sub>畧<sub>其</sub>其害六也。營繕之功歲月不<sub>已</sub>驅<sub>我</sub>貧民<sub>奪</sub>我農時其害七也。材木瓦石兼收並采市價騰踊民無室<sub>在</sub>其害

八也。門堂之飾器用之華刻<sub>登</sub>丹<sub>漆</sub>未<sub>作</sub>以<sub>熾</sub>其害九也。惰農之子避<sub>吏</sub>之<sub>徭</sub>以<sub>備</sub>以<sub>役</sub>所<sub>至</sub>如<sub>師</sub>其害十也。果<sub>去</sub>之則男可<sub>使</sub>耕而農夫不<sub>輟</sub>食矣女可<sub>使</sub>蠶而婦不<sub>輟</sub>衣矣其利一也。男則有室女則有家和氣以<sub>臻</sub>風俗以<sub>正</sub>其利二也。戶有增口籍有增<sub>丁</sub>繇役乃<sub>均</sub>民力不<sub>困</sub>其利三也。財無所<sub>施</sub>食無所<sub>齋</sub>民有<sub>羨</sub>餘國以<sub>充</sub>實其利四也。父保<sub>其</sub>子兄保<sub>其</sub>身冠<sub>焉</sub>帶<sub>焉</sub>沒<sub>齒</sub>弗<sub>去</sub>其利五也。田土之直有<sub>助</sub>經費山澤之富一<sub>歸</sub>衡<sub>虞</sub>其利六也。營繕之勞悉<sub>已</sub>禁止不<sub>驅</sub>貧民<sub>不</sub>奪<sub>農</sub>時其利

七也良材密石亦已亡用民得築蓋官得繕完其  
利八也淫巧之工無所措手棄末反本盡緣南晦  
其利九也宮殿寺壇不備不役惰者猾者靡所遁  
逃其利十也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樂業國家富  
強万世之策也何憚而不為哉將以存而勿論乎  
則董仲舒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將以為民祈福乎則詩  
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皆賢人之至論先聖之  
法言也少留神明孰禦焉

盱江文集

異端論上

羅念菴

昔者夫子自叙所學之進四十而始不惑夫志學至  
能立寧復有可惑者必待四十何哉解者曰非謂  
理之是非曉然在人心者學術之是非疑似兩在  
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辨吾皆原其見之所由未  
究其弊之所必至如孟子之知言無俟乎比擬校  
量推測億度之勞信非聖人之智弗能昭矣儒者  
指釈氏莫不曰異端異端及考其故則棄倫理遺  
事物二者其大也夫聖人立中國生民之命設名  
教以絕禍亂之源莫大於明物而察倫而釈氏顧

遺棄之其相去不啻南北之背馳豈俟聖人而後見哉不必聖人而後見則是二者決非端緒所在審矣今夫桃李梅李不能相同不必見其華也於種辨矣如使桃種而李華人孰不以為怪儒者乃曰三教根原固未嘗異其少異者乃其假雜顯真承傳之流弊非實然也而善於融會又張用其所長若以為兼收而不害者蓋樂其簡易直截即其情所便安外雖依托名教內實決裂以從已問其所傳則曰吾聖人之學固如是蓋高明之士所喜趨而前所指異端云者不過習其常談未有察其

所以然也夫生死者生人之所必有聖人不以為病而不為生死之所拘故能与世同其好惡而為佛之說者首欲脫之惟其首欲脫之不見所謂生与死也縱橫變善不可究詰若超無始而睹鴻蒙為吾儒者習而不察既不能有窺以破其弊而高明善悟驟聞其妙又往往易於受變而助之主有非區區議論所逮能勝然則釈氏端緒所在其孰能知之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蓋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然歷千有餘年以來止以棄倫理遺事物為釈之謬而毫釐之間

卒不可指信乎似是而非非聖人莫能明而四十  
不惑夫子所以獨覓其進也

異端論中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智愚賢不肖之  
過不及者為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明  
不行可也此其等於賢知之過不已甚乎而曰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知又何與  
卑述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即所謂道  
而索隱行怪固其所必弗端者乎夫子之道何道  
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遠人

為之也夫惟常若未能也是故言不敢及其有餘  
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蓋其視已果無以甚異於愚  
與不肖其相異者特李與不李焉耳叔氏則不然  
彼其下陋塵世名為五濁而讚自性本覓圓融淨  
妙至為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夫獨  
尊其身而濁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愚不肖  
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以明之  
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眾生未得成佛不  
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寬親息仇平等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溺之由已饑之然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体行于布施又何慈乎夫是三三者聖人豈謂非能哉道不遠入人情大遠即不敢矯強為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李而至此乃所謂中庸也譬言之於天九夫之上天也九地之下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履卑崇效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叔氏者達上而不根于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

為難能而不切日用極其闡揚之妙不可以能所求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修證得不可以權實顯非大智惠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兢業畏祗之真一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欵卿雲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資生之常固無踰于風雨也玉髓赤芝非不異也而不可以療飢療飢之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災數日而無五穀則饑數十年而甘露不零赤芝不耀人不為病是降古之治

奇衰必作，聖人之道不可斯湮，而去身即是推之。  
儒教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為大公，佛  
為自私，大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  
已誠太高也。又曰：佛氏無實，夫無實者非謂言之  
偽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易  
指高明之病，難改。自非聖人孰知賢知之為過乎？  
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迹於後世  
而莫與擇者，謂其於近亂真，似是而非故也。

異端論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中國戎夷五

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言也，其有所本乎？  
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身毒之國  
處中國之西，得金氣之專者也。其民剛梗暴烈，健  
鬪喜殺，淫湏貪盜，而無紀度。然重信好潔，嗜音樂  
而少機智。此可以計誘，不可以力挾也。故紀氏多  
方設科調伏之，於是為之慈恣以消其忿，為之澹  
素以堅其性，為之戒律以攝其欲，為之果報輪迴  
之說以恐怖其愚，為之苦空寂樂上乘之門以安  
其上智，為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為之偈咒讚呪  
以暢其情，即意之所便安而張以為利使之聽順。

而不疑故列子謂之西方聖人蓋謂其不以刑憲  
法制而人自不乱甚異之也夫自西方言之斯可  
耳東西之必不可易猶南北之不相謀也夫南北  
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鞮巾而裘輒沐之食子儀渠  
之焚親其得之若素習其從之如性成此未易以  
常情度也今居中國情變百出譏說殄行寇攘奸  
宄自堯舜之世已不能恭默無為而化乃欲誦習  
西方之教比於聖道以行於倫理事物之間不亦  
僂乎豈惟地固限之即一家之內父祖子孫所遇  
之時不同亦自有不可得而強者三皇之於後世

是也夫三皇者治中國之始道也譬之父母於乳  
哺也訶禁提擻一無所用何則彼其知識固未開  
也老莊之李實遠宗之楊氏出於老而墨氏近於  
佛故皆不可以治天下以異端治天下譬三皇之  
治治後世不至於蕩而無制固不止非三皇之道  
則然守三皇之治不知變者為之也雖然吾儒者  
亦有異端否乎其或近於楊墨歟抑亦楊墨歟  
老固有耻而不為者乎如是又何儒者之是而楊  
墨歟老之獨非雖然孟子不云乎大匠不為拙工  
敗廢繩墨儒者之李固治中國之繩墨也又曰伯



夷伊尹皆古之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  
李孔子言繩墨誠審又其所已誠也嗚呼彼於伊  
尹猶有辨矣况又出於異端且非中國之人其不  
見斥孟氏者幾希斥於孟氏而人固昵之抑又何  
也嗚呼此李術是非所以必俟聖人而後不惑也  
高攀龍存之心性說曰心之與性謂之<sub>一</sub>則不可混  
謂之<sub>二</sub>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体不可言性  
者心之体也可言者仁義礼智耳仁義礼智之可  
言者惻隱羞惡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

性與聖人不同者於<sub>一</sub>也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  
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  
儒書請以<sub>二</sub>則箕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  
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sub>二</sub>  
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  
為<sub>臣</sub>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  
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  
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sub>李</sub>所以異於<sub>秋</sub>氏  
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sub>秋</sub>氏言性者只  
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

故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  
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  
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箦意同了  
此便知厚葬為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  
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文集

章大清曰有謂吾儒之孝主經世佛氏之孝主於出  
世者矣有謂耽悅禪味偏於虛靜者矣有謂絕情  
去念流於斷滅者矣有謂經是言詮直指單傳不

立文字者凡此皆不足以病佛氏也蓋吾儒之孝  
以見性為宗性為生理吾儒以萬物各得其所為  
宗性有無相生此為方圓之至也佛氏之教名無  
不周徧實則自外於倫理欲萬物同歸寂滅並其  
方圓之跡而棄之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佛之  
異於吾儒者固如此自古論性命者必歸老氏其  
曰常無欲以觀其妙無中之有性宗也常有欲以  
觀其竅有中無命宗也致虛守靜以觀其復有  
無交入性命合一之宗也復曰常曰明是謂長  
生久視之道要其所歸不出身心之兩字性以心

言神之宅也命以身言氣之門也神氣人之所資  
以生者也道之紀也吾儒之孝則中和是已未發  
之中正心邊事所云觀妙也中節之和修身邊事  
所云觀竅也情歸於性是謂還丹所云觀初也致  
中和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所云宇宙在乎千萬  
化生於身得二而萬事畢矣或曰如此則聖孝於  
佛老不幾無辨乎曰老氏謂之無吾儒何嘗一於  
有也佛氏謂之寂吾儒何嘗偏於實也然同一性  
命也彼以煉養為宗不遺制煉龜龜云今非所以  
盡性而至命同一虛靜寂賁也彼以寂滅已為

大涅槃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實毫  
釐千里惡可因其近似不思大為之防哉故子獨  
曰友經人性之常雖至儒而至微實莫見而莫顯  
經綸大經盡性者及此也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  
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倫物之外無道  
倫物之外無孝也觀諸孩提知能之良不孝不慮  
非即老氏之無佛氏之寂乎知愛知敬雖有何損  
於無雖實而何損於寂也彼老氏固以撰生為學  
門實以超生為技宅佛氏固以斷滅為外道實以  
無生為本常故謂父子兄弟俱假合相凡一切孩

提種性必絕而去之以求乎父母未生以前而四大皆幻也是二氏反着一父子兄弟之相不免為斯世斯人所苦矣夫言吾性之隱微者莫過乎知能之良言吾性之切近者莫踰乎愛敬之實君子反經反乎此耳佛老異端異乎此耳何必求諸性竟真空應感俱寂窈冥恍惚天地悉歸然後為吾性哉

桂啓芳聖李傳衣

吳廷翰曰佛氏持輪迴之說以惑人古人辨其不然者有二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

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怠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朱子謂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時此一口氣雖去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為吸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也夫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此於程子鼻息之說發揮甚明南齊范鎮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

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也未聞刃沒而利存豈  
有形亡而神在哉致堂胡氏謂人之寐也氣不離  
形識知固在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者其將  
寤也雖太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死  
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  
寤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寤然其寐之熟  
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  
光之脫スガ火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  
吾所積シ皎ヒ然ト隨テ善ヲ惡ヲ所レ感シ而有所レ如キ往是安有  
此理哉此於范鎮形神之說最為明備

又曰天前後身之說既蕪王二子言之決非自撰但  
其李衍本正雜於異教故輒チ神其事不自知其不  
可以為訓也此等自是或然如水就下而在山過  
顛豈自然之理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其為後世  
慮深遠矣一氣生レ無往而復來之理豈有輪迴  
之事其有近似者乃煉養禪定之士死而精魂不  
散之所為非造化之自然顧其說流傳不已多吾  
黨附會成之如禪子瞻自言是德雲後身王僧齡  
言前身是嚴闍梨又著之文字如圓澤傳之類夫  
聰明賢哲号為儒者既深以為然世人何從而省

悟也

橫記

禁焚尸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死歛手足形旋葬慎謹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亦甚矣故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歛今之多焚其屍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弊序三言哭

夫宮廟与序舍猶然况自報父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鷲狐狸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牧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死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礼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礼哉抑亦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序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斯則既不仁矣

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  
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  
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主御世制禮作  
樂布法仁義使天下寧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  
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本論

歐陽永叔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  
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  
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

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  
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  
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  
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  
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  
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  
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  
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  
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  
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

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九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息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

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誦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校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悛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其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



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  
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  
異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去三代之法而王道  
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  
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并由最  
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  
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  
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  
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覓禮義

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  
而牽之則民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  
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  
而不歸焉幸而有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  
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  
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  
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可  
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  
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李廢漢之  
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

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  
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  
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  
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  
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故  
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李問明而禮義熟中  
心有所守而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  
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  
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愚按本邦佛氏之盛其所由起亦如歐公之所論

也當王政之蕩亂神道之衰微聖德太子始但之  
次後弘法傳教之徒造本地垂迹之說假神道以  
誑之是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天下靡然信之至  
今殆千年穿骨入髓無可奈何嗚呼悲哉

辨惑

石介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  
然此三者幸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  
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之  
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  
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

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  
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遠遊  
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  
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愚云徂徠先生此篇議論雖似粗畢竟道理如是  
耳大凡有其實者必有其功譬如五穀雖不知好  
之者食則能養體矣梁武好佛而滅其故何也佛  
法者虛誕之左道也人君好之不惟無功却有害  
仁義者實理之正道也五伯假之亦能成功焉况  
好之者也是非行矣虛實損益不待辨而明矣君

又者可不知所擇乎哉

儒辱

孫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  
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  
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仁義不行礼樂不作  
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  
由真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  
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  
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甚矣佛老之徒橫于中  
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始我

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目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  
目天下之人愚衆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  
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其相與為群紛擾  
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驅並駕峙而為三  
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  
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  
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  
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凡今  
之入與人爭譽少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也矧彼  
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

哉噫聖人<sub>不生怪</sub>亂不平故揚墨起而孟子<sub>出</sub>  
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排之微<sub>子</sub>  
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  
志不克施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施其  
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  
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  
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  
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  
其將奈何故作儒辱

禮法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昏變禮則昏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太射講六經用以風勸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土田屋庖以養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太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

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亦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為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眚則素服辟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官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已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後一過於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

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肅其步趨禁奇袤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裘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人女主人內父慈子孝天子當宸群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逆豆鼎籩享薦之具而今之率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

昏率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徂習成俗沈酣積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為之淪陷幾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事禮者將操簡濡筆擇昏之不暇而天下方怡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師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困害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浮屠之徒滿天下

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踞而  
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之禮法其為  
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鈞  
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  
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  
敕聰博辨李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  
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太  
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  
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惟說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悖矣夫三才  
伐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  
彗孛可悖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  
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悖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  
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  
敵於父可悖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  
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  
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悖也夫中國道德  
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  
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悖也夫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  
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  
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  
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太蓄則祀之能捍太患則祀  
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疇祀以為  
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民者及夫日月星  
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  
族也非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天下可恠也人君  
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  
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滅膳徹樂恐懼

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熾君臣之道絕父子之  
親秉道德恃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  
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誑  
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  
奉焉時人見一孤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  
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咒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  
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  
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  
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人不為恠者幾  
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



川竭則地為之不寧，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先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敘而博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為能以皇極之道，殫論輔相於其中，故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

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黃老雜之於前，叔氏亂之於後，黃老之術，主於清淨虛無，世惑猶淺，唯是叔氏最為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沈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纏縛於輪迴，蚩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冊，明如日星，

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師法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胡法古者李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胡人之李無乃李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李堂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最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令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負其責

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寮乞行勅戒今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李官禮官前自亦曾詣門聽法者已上違經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臣所以為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後又滿朝當尊吾道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慈特賜睿斷施行

愚云今世民庶無晝夜男女群聚僧寺聞佛法者  
天下皆然特京師最盛也由是妖僧蕩夫行奸少  
婦孀女失行者多有之案延喜式有男入尼寺女  
入僧寺之禁嗚呼風俗之壞一至于茲哉當路之  
人可不思所以禁之乎

方弘靜客語曰周顛佞佛出妻無妻則無後無後則  
且無佛無佛則焉所佞之已可無耳不為佛念耶  
若曰已無妻人不皆無不至無佛是人已異視非  
佛也

廣快書

星士曾克新談命反覆其子平五星之說以為人之  
窮通壽夭皆一定而不可移者某詰之曰若所以  
為人立命者何批曰歲月日時八字也前此無命  
乎兩儀既構五行交併倏忽之間渾為一氣受氣  
布形万象森羅雜揉成質體裁各足惟其元苞未  
脫呼吸在母而造化已成運動由已矣謂此有生  
焉末也歲月日時乃不推此而從之脫胎之後則  
渾天真一之氣反不若破天散清之精乎星士從  
古菴毛先生以來不能對及問古菴古菴教之復  
先天後天本來一氣生時八字後天氣也父母受

精先夫氣也由後可以推前得此可以識彼其言  
 誠是但人知極枯而死不能知極枯而生者也  
 澤兆形十月始足一如珠露再如桃花既元既蓮  
 於內而坤鼎乘載於外一呼吸之殊一情款之感  
 一寒暑之侵一飲食之失其乃耗氣奪精傷胎損  
 子三百日之久不知其幾故嬰生而病疾長而夭  
 折皆先夫之氣有所不完固耳其胎脫也又安得  
 歲月日時支干生剋與受氣之初無少差殊哉非  
 有太姒胎教如文王者其不極枯而生也或寡矣  
 太抵太虛之中細縕充塞神寓虛中虛寓氣中萬

物得一虛則生尺一虛則斃然神不可測思虛不  
 可捉摸陰陽合辟剛柔摩盪細縕中生氣氣中生  
 虛虛中生神造化自然之妙也氣之所聚有厚薄  
 則虛之所涵有大小虛之所涵有大小則神之所  
 得有多寡一實方分細縕中原無破綻久缺雖纖  
 悉縷弥而得之者無不全休克是此一天星斗倒  
 從支于入宮孤虛旺相從其屬取之是執器以索  
 理循象而羈神術之小數耳而况窮其術者又未  
 冬得也何以言命其久持其說復古菴古菴報謙

漫録已至理氣性命之類  
頃日強病校正僅異端之  
類布梓

己巳初冬朔



歸正漫録終

玉巖堂領行并製本書目

江戶橫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石衛門

迪彙編

水府御藏版  
正志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資治通鑑正編

宋司馬溫公編集  
勢州有信館藏版

全百四冊

草偃和言

同  
青山延子先生著

全一冊

皇朝史略

青山延子先生著

全十五冊

國史纂論

長門明倫館藏版  
大華山縣先生著

全十冊

此書ハ宋ノ范太史唐鑑ノ體ニ倣ヒ  
神武天皇ヨリ下慶長ノ初ニ至ルマデノ治亂盛  
衰ノ理人物政事ノ迹ヲ載セ條ト古今諸儒  
ノ論ヲ纂メ間自己ノ見ル所ヲ附シ議論精確國  
史ヲ讀ム者ノ心日ヲ開發シ古今未嘗有ノ善  
著述ナリ故ニ皇朝ニ生レ史學ニ志アルモノハ  
必ス此書ヲ熟讀セズハアルヘカラス

山陵志

水府御藏版  
蒲生君藏先生著

全一冊

常陸風土記

水府御藏版  
松寓西野先生校

全一冊

讀史餘論

白石新井先生著

全一冊

荀子箋釋

平戸維新館藏版  
朝川善庵先生校閱

全八冊

孝經考

正志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宋元通鑑

明薛應旂編集

全四十八冊

第一帙

自序表目錄  
至宋紀廿二

第二帙

自宋紀三十三  
至宋紀六十九

第三帙

自宋紀七十  
至宋紀百一

第四帙

自宋紀百十三  
至元紀百五十七

第五帙

自宋紀  
至宋紀四

第六帙

自宋紀五  
至宋紀二

第七帙

自隋紀三  
至唐紀二十四

第八帙

自唐紀二十五  
至唐紀五十四

第九帙

自唐紀五十五  
至後梁紀三

第十帙

自後梁紀四  
至後周紀五

陸宣公奏議 長門明倫館藏板 全八冊 縮臨論語集解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二冊

唐詩別裁 同上 孝經發揮 同上 全一冊

明詩別裁 同上 讀禮肆考 同上 全二冊

清詩別裁 同上 三書管窺 同上 全二冊

民政要編 同上 聽訟彙按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周礼司徒ノ官郷遂ノ官等民政ニ切要ナル諸職本文ヲ舉テ是ヲ和解シ聖人治メ給ヘル精意且其法制周密ニシテ備ラサルヲナキヲ知ラシム

英國志 長門温知社藏板 全八冊 夜航詩話 東陽津阪先生著 全三冊

經世文編抄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三十冊 同 餘話 同上 全二冊

清賀長齋原輯 批堂先生評閱 月頼記勝 拙堂齋藤先生著 全二冊

本書文編ハ卷帙浩大ナルニシテ本シ難シ是ヲ購ヒ求ルモ容易ナラス今此抄本ハ簡約ニテ最モ政典制度ニ關係シテ裨益アルベキ者悉ク之ヲ舉ゲ又諸編ノ末ニ評語ヲ下セリ徒ニ文人筆舌ノ用ニ供スルニ非ス學士各一部ヲ座右ニシラフ清朝ノ小通典小通考ト見テ可ナリ

五體便覽 勿齋井野先生著 全一冊

譯準笑話 清余春亭著 全一冊

頭字韻 清余春亭著 全四冊

大日本輿地全圖 銅板 全一面

清名家題林 全一冊

集古法帖 勢州有造館藏板 全八帖 及門遺範 止忠會澤先生著 全一冊

第一帖 醍醐天皇御書 孝謙天皇御書 嵯峨天皇御書 後宇多天皇御書 光明后佛足石碑 豈好辨 同上 全一冊

第二帖 空海行書 曾正遍昭書 惠美押勝楷書 下學通言 同上 全七冊

第三帖 楠邊勢書 菅神君楷書 藤佐理書 藤行書 紀元通略 簡堂羽倉先生著 全一冊

第四帖 小野道風書 法隆寺樂師佛背銘 宇治橋斷碑 元明陵碑 南汎録 同上 全一冊

第五帖 多賀城碑 藤敏行神護寺鐘銘 南圓堂銅燈臺銘 先生南行日記ニテ八丈其外島ノ風俗山水禽魚草木等マテ一眼前ニ見カ如ク尋常南島諸記ヨリ紙數少ニシテ事々々ハ百倍シタル好書ナリ

第六帖 空海草書 小野道風書 藤行成書 藤佐理書 從吾所好 同上 全二冊

第七帖 醍醐天皇御書 大室年勅書 秋光堂成願關本 梁山拙齋三洲茶山杏坪懺堂山陽淡窓八家詩中ヨリ尤發明アル詩ヲ選ヒタル是ヲ讀ム人自ラ妙悟アルベシ

第八帖 弘法大師書 資治通鑑評 同上 全一冊

嚴氏詩緝 宋嚴粲輯 全十八冊 讀史劄記同補 同上 全四冊

此書ハ呂東來ノ詩評ヲ以テ主トシ諸說ヲ雜采シテ之ヲ發明ヒリ以テ安カラサル者ハ斷ズルニ己ガ立ヲ以テ深ク詩人ノ本意ヲ得テ音訓名物等ニ至テハ考證尤精核トス詩ヲ讀モ此書ニ據ズハ其蘊ヲ發マルコト能ハス

西上記 同上 全一冊

三律揆要 同上 全一冊

西上記 同上 全一冊

疑生録 同上 全一冊

傳疑小史 履軒中井先生著 全一冊

周易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二冊

論語考二編 宇士新先生著

周禮正文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經傳子史凡ソ論語ノ意ニ涉ルモノハ旁引曲証ソノ精詳ヲ極ム學者ノ考鏡ヲ資ケテ最モ裨益アルノ珍編ナリ

禮記正文 同上

全五冊

論語一貫 兼山片山先生著

合刻四書 孝經學記 大學中庸

全一冊

先生近古最一ノ考証家ニシテ清朝諸大家ノ影響アリ元祿享保ノ學ノ謬誤ヲ一洗シテ一家ノ學ヲナス儒者必讀ノ書ナリ

孟子正文 兼山片山先生點

全三冊

大學原解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趙註孟子 全四冊

中庸原解 同上

全三冊

三經談 晴軒太田先生著

先生經學ニ大功アルハ天下ノ驚服スル所ナリソノ經解數十部アリテ此書ハ其一ナリ古今諸注家ノ紕繆ヲ訂シテ先聖ノ秘蘊ヲ發明ス學庸注解ノ書多シトモ此書ノ如キノ精確ナルハナシ學者ノ最モ貴重スベキ書ナリ

大學原本釋義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ハ論語孟子周易ノ疑義ヲ明ラカニ辨ジテ學者講經ノ一助タラシム且錦城先生晚年ノ定説ヲモ記載シタレバ凡經談ト相參考シテ最モ裨益アルノ書ナリ

仁說三書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三餘偶筆 清左暗春谷著

洙泗仁說一貫明義仁說要義ノ三書ヲ合刻スルモノ也先生數十年ノ精カヲ窮メ發明スル處此書ヲ著ス故ニ其說精詳確當ニ古今未發秘蘊ヲ啓クト云ベシ附録論語ノ行文誤守等ヲ考(經傳)同語異義等ノ數則ヲ舉示ス學者實ニ滿寶トスベシ

疑問錄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二冊

童子通 山本蕉逸先生著

程朱ノ學ノ大意ハ聖人ニ詭ラザレトモマ其老佛ニ混雜スルモノハ道ヲ害スルニ近キアリ先生積年其疑ナルモノヲ甄別シテ駁正セリ學者ニ大功アル書ニテ讀書家ニ必貯スベキ編ナリ

歸正漫錄 安井真祐先生著

全一冊

四王合傳 清無名氏

宋明名儒數輩ノ佛老ノ害ヲ論ゼシテ諸書ヨリ涉獵シテ記出ス異端ノ邪路ニ迷フ者ラン正シキ儒道ニ歸リ入ラシム

左傳補註 清惠棟著

全六冊

鄭將軍成功傳 善庵朝川先生著

日本州名紀元

全一冊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合刻

尚可喜 下之信 孔有德 孫廷齡

全一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維茂

全二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維茂

全一紙

尚可喜 下之信 孔有德 孫廷齡

全一冊

鄭將軍成功傳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合刻

尚可喜 下之信 孔有德 孫廷齡

全一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維茂

全二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維茂

全一紙

尚可喜 下之信 孔有德 孫廷齡

全一冊

鄭將軍成功傳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一冊

武功紀盛 清趙翼先生著

合刻

尚可喜 下之信 孔有德 孫廷齡

全一冊

吳三桂 耿仲明 子維茂

全二冊

日本州名紀元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此書、清乾隆帝、翰林學士、沈德潛、撰、ハルトコロニ、其學者ニ益アル、世ノ知ルトコロナ、然ルモ、今又山陽、頼先生、增評ヲ掲、且校點ヲ加、ハ、初學者ノ、読易キ、ニ、實ニ、作家有用ノ、新篇ナリ

全十六冊

宗忠簡文鈔

岳忠武王集

陳龍川文鈔

楊叔山全集

錦城文録

它山存稿

四詠唱和

聯珠詩格箋注

全二冊

全一冊

全四冊

全四冊

全一冊

全四冊

全一冊

全五冊

晚唐十家絕句

杜牧、許渾、趙嘏、李群玉、温庭筠、薛能、皮日休、陸龜蒙、吳融、韋莊、右十家ノ、七言絶句ヲ集ム

全二冊

甌北詩選

清趙翼先生著、大窪詩佛、西先生、關、同、

全二冊

甌北詩話

天氏、它山、西先生、校、趙翼先生、學問、博、近、清、諸、家、ノ、巨、擘、ナリ、此、書、唐、宋、元、明、清、朝、マ、テ、諸、名家、ノ、詩、ヲ、評、論、シ、及、ヒ、其、履、歷、頭、ホ、ラ、考、究、シ、テ、精、詳、該、博、ト、ス、從、前、ノ、詩、話、ト、同、日、論、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全四冊

鳳鳴集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先生ノ詩集、若干卷アリ、此書、ハ、其、七、絶、中、殊、ニ、佳、境、ト、稱、ス、ル、者、ヲ、集、ム、ハ、先、生、早、越、ノ、才、ヲ、以、テ、旁、ラ、カ、ラ、詩、學、ニ、用、ユ、唐、宋、諸、家、ニ、於、テ、窺、ハ、ル、處、ナ、リ、故、ニ、其、比、興、深、奧、ニ、非、ズ、詩、家、ノ、作、ト、ハ、大、ニ、其、趣、ヲ、異、ニ、ス、學、者、玩、味、シ、テ、ソ、ノ、作、意、ノ、妙、ヲ、知、ル、ベ、キ、ナリ

善庵詩鈔

篋中集

詠史絕句

悟窓詩話

詩學韻海

新定詩語碎金

新定詩韻碎金

善庵朝川先生著

菱湖卷先生著

教齋守田先生著

孫坡林先生著

大典禪師著

琴臺東條先生著

全二冊

全一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一冊

譯解笑林廣記

遊戯主人纂輯、一、漢、上、ノ、オ、ト、シ、ハ、ナ、シ、ニ、シ、テ、面、白、キ、コ、ト、カ、ギ、ナ、リ、ナ、キ、書、ナ、リ、俗、語、バ、カ、リ、ニ、テ、讀、ガ、タ、キ、ニ、今、和、解、ヲ、加、ヘ、誰、ニ、テ、モ、ヨ、メ、安、ク、シ、レ、リ、且、俗、語、ノ、小、説、ヲ、ヨ、ミ、習、ハ、シ、ト、ス、ル、ハ、漢、上、ノ、人、情、ヲ、知、ル、ニ、ハ、解、ス、ル、一、能、ハ、ズ、此、書、ニ、イ、カ、ラ、モ、悉、ク、漏、サ、ズ、テ、故、ニ、ヨ、ク、人、情、俗、態、ニ、達、ス、ル、ニ、妙、ナリ、故、ニ、俗、語、ヲ、ヨ、ム、人、捷、徑、ニ、シ、テ、關、ベ、カ、ラ、ザ、ル、書、ナリ

全二冊

駱駝考

它山堤先生著

全一冊

梧坡教諭

錦城先生附言、堯民先生著

全二冊

世、教、勸、戒、ノ、意、ヲ、主、ト、シ、テ、旁、ラ、故、事、古、書、ヲ、引、テ、明、シ、タ、ル、梧、窓、漫、筆、ニ、類、シ、テ、又、別、ニ、捷、徑、ヲ、開、キ、タ、ル、珍、書、ナリ

談鋒資銳

堯民荒井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平、日、錦、城、先、生、ニ、關、ク、處、及、ヒ、後、世、隨、筆、中、論、ス、ル、處、ヲ、割、記、シ、テ、學、者、博、識、ノ、資、ト、ス、又、小、説、ノ、奇、事、奇、談、等、載、タ、レ、バ、大、ニ、看、ル、人、ヲ、悦、バ、シ、ム

梧窓漫筆

錦城太田先生著

全三冊

眠雲札記

同齋朝川先生著

全二冊

同後編

同上

全三冊

同三編

同上

全二冊

好古餘録

山崎美成著

全二冊

先生平日隨筆劄記ノ書也古今治乱ノ本源ヲ推シ風俗汚隆ノ係ル所ヲ論博ク經傳ヲ子史ヲ引テコレヲ証シ又學術ノ雅正ヲ辨シ又經學詩文ノ流派ヲ辨別シ其精確ヲ極ム其外ニ舊聞ヲ温尋シ古人未發ノ新得ヲ提示シ家庭ノ訓誨ハ勿論旁ヲ博聞ノ資ヲ文學習ノ秘訣ヲ掲ゲ都合六冊ヲ以テ全函ノ海寶トス

棟梁集

松屋主人著

全一冊

雲萍雜志

柳里恭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東國西の昭福東都の松屋、及び角田川の故、其外、存、故蹟、故事と稱論、其、後、獲と、究、引、証、後、法、なる、人、成、り、を、考、察、せし、む、ね、る、中、に、士、國、考、の、系、統、と、は、ら、は、是、と、讀ま、ば、筆、墨、の、私、益、な、る、と、云

善庵隨筆

善庵朝川先生著

全三冊

此書、先生遺筆ニテ世儒ノ未ダ嘗テヨリ説サル山野ノ新樹ノ事ノ變革ヲ一校澄セシ書ニテ、來隨筆ノ冠弁トモ云ヘシ

舊蹟紀聞

立綱法師著

全二冊

皇朝ノ事蹟ヲ考ヘ古語古書ヲ引証シテ國學ノ一助トス

理髮尼生記

全一冊

淺睡眞蹟卅七首

折本

全一冊

此書一名を待枝威止記といふ勝枝父子の縁、没後、一部、節、一とある、さ、に、一、條、ひ、一、小山田、の、さ、に、さ、に、相、尾、の、大、美、子、に、一、夜、を、明、さ、さ、り、其、の、日、田、野、で、は、死、一、よ、ひ、一、さ、よ、屋、更、考、死、の、後、來、し、尼、が、目、録、な、ら、ん、ん、に、を、あ、り、の、ま、に、學、記、を、し、る、と、あ、る、ま、ら、な、ま、ら、な、考、前、の、さ、は、ひ、い、は、い、も、何、を、つ、ら、ん、お、ひ、や、の、評、で、懷、古、の、情、を、よ、し、な、大、き、さ、の、室、物、を、こ、も、て、上、梓、を、以、て、小、傳、を、或、田、三、代、記、甲、札、に、な、し、ら、る、と、は、大、に、愛、也

伊勢物語

跡部光海著

全二冊

道彦自書画三十六歌仙

全一冊

思貽益官城二譜

廣澤先生著

全一冊

於此長久物語

合刻全一冊

書學大概

神通北海先生著

全一冊

此書、長久の役、岐、耳、城、中、小、あり、ま、き、く、元、和、武、後、大、坂、城、内、に、あ、り、ま、り、ま、り、見、る、事、甚、き、何、の、よ、に、な、り、記、を、所、物、也

三餘叢談 柳屋主人著 全一冊  
皇朝の國史或ハ古事物語又等不出たる評、奇冊ナリ

此書、廣澤先生嘗テ和筆、製用ニ當ラズ、唐筆ノ善ニ及ハサルヲ憾、ニ、專、ラ、唐、式、ニ、據、リ、テ、手、ツ、カ、ラ、細、筆、巨、筆、ヲ、製、造、シ、自、ラ、試、ル、テ、久、ク、シ、テ、其、論、ヲ、委、ク、録、シ、又、各、圖、式、ヲ、作、リ、テ、遂、ニ、此、一、書、ヲ、著、セ、リ、洵、ニ、藝、林、ノ、闕、典、ヲ、補、フ、書、ト、云、ベシ

此書、執筆ノ法ヲ正シ古人ノ論説ヲ餘サズ、舉テ研究ナシ、明ニ辨シタレハ和漢古今書法ノ必用ナリ



產科發蒙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四冊

此書、妊娠中ノ諸症臨産ノ經驗治方ヲ悉ク舉ゲ且産論眞ノ備ハラザルヲ補ナシ萬古以來醫書ニコレナキ所ヲ發明シ又阿蘭陀難産ノ圖二十七ヲ翻譯シテ審ニ示シ且家秘ノ妙ガヲアラハシタレバ其治療ニ益アルコト舉テ數フベカラズ医ノ業トスルモノ一日セ此書ナクンバアルベカラズ

傷寒啟微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傷寒論ノ諸註家未ダ言ハザル所ノ奧義ヲ發シ瘟疫ト傷寒ト同病タルヲ辨明シ且傷寒金匱ニ書カレテ症ニ臨テ足ラザル所ノ治方ヲ唐宗以來ノ醫書ニ撰ラビ又經驗スルトコロヲ新定十七方並ニ十陣丸ノ方ヲアゲテ治療ノ助トシ今治療スルニ其益甚多クシテ人ヲ濟スニ深切ナル書ナリソノ新定スルトコロノ諸方又死症ヲ發明スル杯ノ妙處ニイタリテハ實ニ仲景ノ羽翼トイフベシ

兼丸散方機

小本

全一冊

此書ハ東洞先生ノ作ヲ金匱傷寒ノ方ニ機變妙用アルヲ記セリ是先生常用ノ方劑ニシテ臨病ノ機變活用コト書ニキタリ且丸散兼用ノ法ヲモ載セラルバ大ニ幼學治療ノ益トナルベシ

徽蘊新書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古ヨリ難治ノ癩病ヲ先生燒針ヲ刺シ斑猫ヲ以テ毒ヲ去ル事ヲ發明シ千古以來コレナキ治術ヲ萬世ニ傳ルナリ又梅瘡ノ治法此書ヲ能ク及履シテ讀トキハ如何ナル難症ニテモ治セザルハナシ實ニ天下第一ノ奇書ナリ

青囊瑣探

片倉元周先生著

全二冊

此書ハ先生ノ漫筆ニシテ人ノ戒トナリ又初堂ニ學業ヲ藹メ人情ノ免レザル所ヲ記シ且奇効アル秘方並ニ甲斐ノ徳本ノ經驗十九方ノ主治藥方ヲ舉ク醫家ノ重寶ナル書ニシテ又俗家ニテモ是ヲヨムトキハ發憤シテ壯年ノ益トナルト多シ

靜儉堂治驗

同上

全三冊

此書ハ先生數十年來ノ治驗百中ノ一ヲシテシ置レタルヲ集メラレタルノ病者ノ姓名任所前医ノ治方又ハ自己ノ與ヘタル藥ノ効アル効ナキヲ包ムナクカ、又麻疹ノ經驗方肝症ノ治方並ニ弟子大森氏ノ治効十餘條ヲ記シ又衆医ノ治スルニ能ハザル奇案ノ治シタル等國字ヲ以テカレタルハ實ニ後進有益ノ書トリ

觀聚方要補

柳井多紀先生著

全二冊

右前板世行ハ、一巴、二久、三レ、其間差錯アルヲ憾ハ近歲宋軒千金外臺等相踵テ出ルニ從ヒ是ニ於テ補訂ヲ加フ點數一モ遺誤ナシト云ハレ

內科秘錄

宋軒本間先生著

全十四冊

療治知要

同上

全五冊

醫方纂要

同上

全五冊

同分註

同上

全七冊

保嬰須知

同上

全三冊

經穴撮要 宋軒本間先生著

皇朝醫林談

同上

全七冊

藥室雜識

同上

全三冊

日新醫談

同上

全三冊

影刻宋本傷寒論

明趙開美原本舟菴堀川先生校

全四冊

世ニ流布スル所ノ宋本傷寒論ハ方チ坊間陋刻ニ趙氏原本ト其板式大ニ異ナリ故ニ誤謬錯脱頗ル多シテ確徵ヲ取リ且私意刪略アリ其舊殆ト失スルニ至ル令始テ趙氏原本ヲ得テ此ヲ影摹シ是ニ於テ北宋本ノ真面目燦然トシ復世ニ顯ハル其精校佳刻タルコト海内ノ善本謂フ

明倫歌集

兵部備德館藏版

全五冊

卷之一君臣 卷之二父子

卷之三夫婦 卷之四兄弟

卷之五神祇 國體文武拾遺



補增 年中用文大成 臨泉堂先生著 全一冊

補增 紅梅用文章 同筆 全一冊

補增 通俗用文章 御家橋正敬筆 全一冊

補增 女諸用文章 御家橋正敬筆 全一冊

狂歌道算筆早學 重田九著 全一冊

實語教童子教證註 振鷺亭著 全一冊

古状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御成敗式目證註 同上 全一冊

源平古状揃證註 蘭山高井翁著 全一冊

農家用文章大全 同上 全一冊

笑戲自知録 伴田陳人著 全二冊

塵劫記 十露盤獨稽古 山本三著 全一冊

大日本國郡附 西面摺 全一冊

萬國地球全圖 西面摺 全一冊

諸國道中旅雀 西面摺 全一冊

泰平年代記 西面摺 全一冊

實語教童子教首書無點 全一冊

同 首書無點 全一冊

今川童蒙解 全三冊

好文古状揃首書無點 全一冊

文貨古状揃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古状揃講釋 蘭山高井翁註 全一冊

同假名附 全一冊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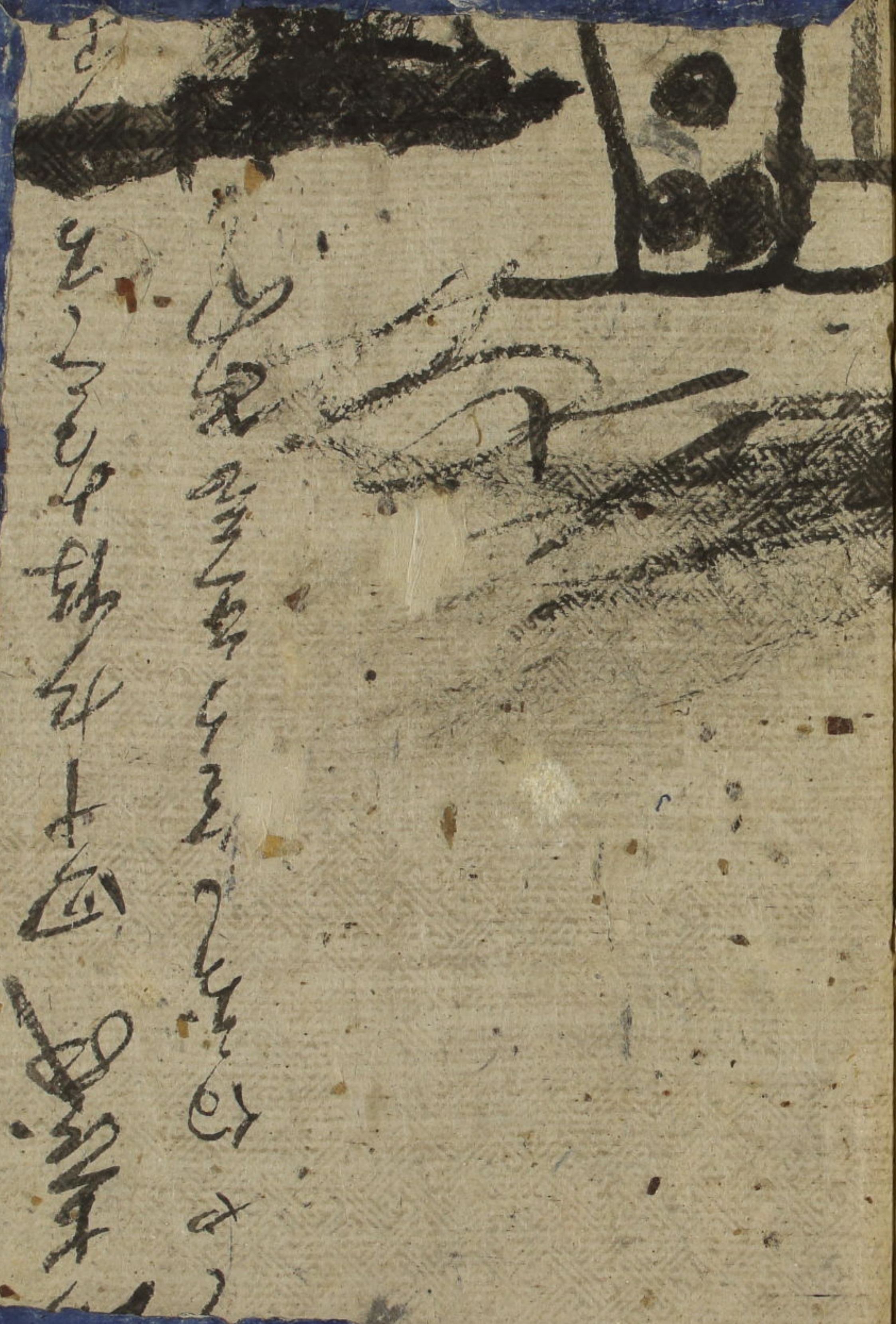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此書ハ其ノ名ニシテ...

御成敗式目首書繪抄	全一冊	相生百人一首	全一冊
同 假名附	全一冊	同半紙本	全一冊
同 抄	全一冊	同女今川入	全一冊
庭訓往来無點	全一冊	長雄女今川	全一冊
弘文庭訓往来 <small>臨泉堂書</small>	全一冊	女今川千代見種首書繪入	全一冊
教讀庭訓往来首書假名附	全一冊		
千字文首書繪入兩點	全一冊		
百姓往来假名附	全一冊		

三都	京都寺町通松原下町	勝村	治右衛門
	大坂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	喜兵衛
	同 安堂寺町	秋田屋	太右衛門
	同 博勢町	河内屋	茂兵衛
	同 南久寺町	伊丹屋	善兵衛
書物	尾州名古屋本町七丁目	永樂屋	東四郎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	茂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	伊八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	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	嘉七
問屋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	金右衛門板



Handwritten Japanese calligraphy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poem or a descriptive text related to the painting.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sōsho).

三階	青	問
大塚心齋	山	山
林田	木	山
西	木	山
大西	木	山

Handwritten Japanese characters and a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the artist or a collector's mark.



